



尙書考異卷第二

大禹謨

旌德梅鶯



變亂聖經之體者大禹謨是也凡伏生書典則典謨則謨誓則誓典謨誓雜者未之有也今此篇自篇首至萬世永賴時乃功謨之體也自帝曰格汝禹至率百官若帝之初典之體也自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至七旬有苗格誓之體也混三體而成一篇吾故曰變亂聖經之體者大禹謨是也雖然不惟變亂之而已而又反易之焉臯陶謨禹之戒帝曰毋若丹朱

傲聖之命禹曰汝母面從退有後言交相傲戒如此而此篇禹以六府三事自述而帝以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歸功是反易謨之體也堯典曰乃言底可績可之一言豈以舜之功爲有餘哉正天子告臣之體默寓傲勉之意今此篇曰惟汝賢懋乃德嘉乃丕績則諛禹之詞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則命禹之詞也至於詢事考言以爲慎重受禪之實事會無片語是反易典之體也古者誓師而出無敵於天下今會后誓師歷三旬之久而苗民逆命是苗之誓茫無成算猶在甘湯太敎之下也而可乎是反易誓

之體也吾故曰不惟變亂之而已而又反易之焉此之謂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首句傲堯典臯陶謨雖兩傲之而傲臯陶謨之意多故不曰帝禹而曰大禹蓋此篇以謨稱故也雖曰以謨稱然事體莫重於受禪主意尤注於擬典故卽以文命二字傲放勳二字旣傲放勳二字又恐人得以躡其迹下文后克艱二句復轉而傲臯陶謨也夫其變見出沒至於如此學者豈得容易窺之哉文命二字史記以爲禹名而此不從之以敷于四海綴其下

者亦此人善變見之一端也猶放勳二字堯典以為至功之意而後人乃引放勳曰初何害於經邪此人頗能深知曲折如此宜其大肆手筆以巍然擅尊於後世也歟敷于四海約禹貢東漸數句之旨而成之祇承于帝之語王耕野曰當合下節曰字點句而此句做周誥靈承于旅之句其意必曰靈字固新奇猶不若我祇字為精切且同彼用靈字則蹈襲易見故換作祇字即後世作詩奪胎換骨之法也

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后克艱厥后之言於臯陶謨允迪厥德用其意於孔

子論語用其辭后即君字之別名艱則難字之換字也臣克艱厥臣於臯陶謨明弼諧用其意於孔子論語用其辭臣即語之臣字艱即不易字之減字也有臯陶謨以為繩墨有聖人所引之言以為活法由是而作為聖經以號召於天下其誰則敢議宜乎後之儒者皆俯首為之服役誦讀之不暇也蓋至此而孔子亦在其範圍之內矣何者後聖人固宜讓前聖人也雖然吾則不能無言焉夫聖人教君遠捨前聖之格言而近述一時之方言豈偶忘所刪述之經邪抑豈定公質下不可與入大禹之道祇可與述世俗

何言者異 卷二 三 立本齋
之常邪以孔子爲必居一於此二者吾有所不敢然也

政乃又黎民敏德

康誥曰乃其乂民又曰用康乂民又曰則罔政在厥邦又曰丕則敏德立政曰亦越我文王立政立事茲乃俾乂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俞見前篇允字亦見前篇若茲見周誥諸篇嘉言卽

昌言之別伏字見盤庚毋或敢伏小人之攸箴野無遺賢見詩小序萬邦咸寧見易大傳稽于衆見召誥稽我古人之德稽謨自天之稽字舍己從人無告見孟子王制亦曰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不虐二字卽洪範無虐字文十五年季文子曰君子之不虐幼賤不廢廢字見八柄困窮字凡二次用一則商書子惠困窮惟帝二字見臯陶謨時克倣時舉此可見蒐集之大畧但舍己從人一句孟子蓋以言大舜樂善之誠此則舜之言而以爲堯能之畧不同耳孟子大賢也且生又後安得與大舜爭強奪堯而與舜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呂氏春秋有乃聖乃神之文聖神二字又見孟子文武二字見詩文武惟后皇天字眷命字俱見周書奄有四海見詩奄有四方太甲又言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景字古文無彡唐元宗天寶三載命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時所增也今從古文惠迪二句卽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意景響二字見荀子

諸書荀子富國篇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影響楊倞注響讀爲嚮又曰其下應之如影響又臣道篇曰形下如影齊給如響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詩曰用戒不虞以儆字代用字以無字代不字依無逸當亦作罔淫于逸然句法雖同而用論語逸遊與莊周淫樂字也任賢二句見戰國策趙武靈王曰書

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禮曰疑事毋質儆戒一句提其綱下文三罔是儆戒其修諸身者三勿是儆戒其施諸朝廷者一惟是儆戒其凡閒志慮者又二罔是儆戒其施諸民者二無是儆戒其始終者末句儆戒之效也僖二十年臧文仲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漢書徐偃矯制不服辜終軍詰之曰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今改矯制爲違道改民字爲百姓交錯用之所以滅其蹤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

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此一節全宗左傳文六年邾文公曰命在養民文七年卻缺言於宣子引夏書止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而無上文一段但其下釋之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今修飾其文於上如此惟修修字見禹貢今按此章果有如上文數語則卻缺決不訓釋於下觀卻缺訓釋於下則上文決無此長語王耕野云戒之一句誘之以賞也董之一句懼之以刑也勸之以九歌和之

尚書考異 卷二 十一
以樂也三者並用所以能使治功久而不壞也襄二
十八年晏子曰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
之

帝曰俞地平天成

僖二十四年君子曰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夏書曰地
平天成稱也文十八年史克曰八愷治后土地平天
成八元布五教內平外成

時乃功

臯陶謨曰迪朕德時乃功下文曰刑期于無刑民協
于中時乃功懋哉說命下篇又變句法曰時乃風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
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格汝二字見堯典格汝舜湯誓格爾眾庶朕宅帝位
三十有三載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堯十六卽位在
位七十載試舜三載共八十九載舜六十卽位而在
位三十三載蓋年九十三歲則禹當攝位十有七年
此蓋因孟子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年故也耄期倦于
勤用孟子堯老之老字意曲禮九十曰耄百年日期
以爲耄則更有三載以爲期則猶少七年故二字兼
舉若孟子稱樂正子之爲人旣曰善人又曰信人而

結之曰二之中是也聖人辭氣恐不如是之巧也倦于勤三字則可以決知其非大聖人之言矣何也與前後篇戒飭之辭背而馳故也傳位天下之大事正欲禹之兢兢栗栗日慎一日顧乃首以倦勤之言倡之哉此可決知其妄也曰甚言己之老而衰以示禹當傳位之意也曰非然也五十載陟方乃死柳下惠曰舜勤民事而野死祭法亦以此爲言則年百有十歲非若前此九十三年之期也而未嘗倦勤猶如此且言與行違而以此示人尙何足謂之大舜哉孔子曰不知老之將至云耳趙孟偷人曰老將知而耄及

之荀子正論篇有曰老衰而嬗是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知慮取舍則無衰曰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議也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此因孟子有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又見下文臯陶陳謨故意當時禹必讓臯陶也王耕野先生云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而獨言臯陶蓋謙己之功不及臯也民不依出於不情非臣子所以對君父之語莊八年公曰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

待時乎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
惟帝念功

襄二十一年臧武仲曰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
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
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
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
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
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
壹而後功可念也正義曰此斷章爲義故與尙書本

文稍殊也孔安國傳曰念此人在此功廢此人在此
罪言不可誣名言此事必在此義信出此心亦在此
義言臯陶之德以義爲主所宜念之猶不敢與內傳
太遠也至蔡沈云念而不忘固在於臯陶舍之而他
求亦惟在於臯陶名言於口亦惟在於臯陶誠發於
心亦惟在於臯陶蓋反復思之而卒無有易於臯陶
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也殊不知襄二十四
年仲尼曰夏書曰念茲在茲言順事恕施也仲尼辭
氣固非指臯陶又哀六年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
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

冀方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帥常可矣孔子之意正與臧武仲由己壹也相合安得謂之斷章晉人僞作孔安國傳者猶有兢懼之意與杜注不敢太遠凡此曲折關紐蔡沈一毫不知考據方且晏然自以爲將順古文善解文義其亦剛愎不遜犯疑事無質直而弗有之戒者哉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方欲禪禹因禹讓臯陶而遂與臯陶言者倣堯典禹

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俞汝往哉而其下因亦命棄契臯陶也惟茲臣庶孟子以爲舜告象之言下文汝其于予治此則曰罔或干予正于字去一鈎作干又止蹈襲一予字何其神於變化邪堯典命臯陶曰汝作士五刑有服此則曰汝作士明于五刑又臯陶方施象刑惟明堯典命臯陶之先命契曰敬敷五教此則曰以弼五教弼字又後篇弼成五服之弼孟子曰舜命象曰汝其于予治此則曰期于予治至此句而變化之神拙矣改其字爲期字音之同也于子治三字終於蹈襲則踪跡顯然矣吾故曰拙或曰

此人才思足以調易其所以必露此三字者將以嗤後世之無人也刑期于無刑此下疑有缺文之言民協于中見呂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時乃功見臯陶謨淮南子詮言訓聽獄制中者臯陶也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愆字見詩不愆臨下以簡見論語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御眾以寬見論語寬則得眾罰弗及嗣用孟子

罪人不孥賞延于世用孟子仕者世祿宥過無大二句用康誥人有小罪非眚云云至時乃不可殺又堯典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罪疑二句賢人以下忠厚之事聖人似不止此左傳襄二十六年聲子曰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民望之若水之就下沛然孰能禦之荀子哀公問舜冠孔子不對曰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所謂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也有司臯陶自謂也士師司刑不犯者卽上言期于無刑民協于中也襄二十六年聲子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

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不僭不濫此湯所以獲天福也荀子君臣篇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淫人刑濫則害及君了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荀子大畧篇舜曰惟予從欲而治以上三節皆因臯陶謨臯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敷演成文帝以民協于中歸美臯陶臯陶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歸美于帝帝復以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歸休于臯

陶與臯陶謨中儆戒之言殊不類蓋彼之美臯陶者因禹有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之語而云然其意深遠矣

帝曰來禹洛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

洛水儆予見孟子成允成功見襄五年君子謂楚共王於是失刑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允成允功杜注逸書允信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功史夏本紀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聲爲律身爲度云云爲綱爲紀傷先人父鯀功不成受

誅乃勞心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
致孝於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洫襄二十九年季札
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
與汝爭功

老子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
下莫能與之爭後章又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又曰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夫聖賢不得已
而有功故功成而不自伐非爲天下之與我爭功也
無所爲而多能故能多而自不矜非爲天下之與我

爭能也智哉老子閃姦打訛下將以上也不足將以
無損也不自大將以成其大也將欲取之必姑與之
凡其所言無非立地步占便宜之術與我聖賢大公
無我盛德之至非爲生正行干祿氣象不啻若九地
視九天之遠也至於反之之聖無所爲而爲與計功
謀利者亦不啻南北水火之濶越也故其不矜不伐
之言未脫於口而天下莫與爭之句已迫於下效之
來若不俟其功之畢也先儒謂退一步法者可謂一
言以蔽之矣然則此人必借老子之言以爲出於舜
之口者何也曰其意以爲天下皆讓其功最其能禹

可以當天下而不必辭也聖人禪受氣象似不若此
曰聖人氣象果若何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而已
曰天之厯數在爾躬而卽以戒辭綴之曰允執其中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而已堯卽舜舜卽堯夫道一而
已矣決不如是之贅也今除堯曰舜亦以命禹之數
言其外多爲稱美誇大之辭果曰亦以命禹決不如
是之諛也且面諛之中而謀利計功之意溢於言外
果曰非攘決不如是之同也

天之厯數在爾躬

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者若是

而已何爲復增之曰來禹泝水傲予成允成功惟汝
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
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
乃德嘉乃丕績天之厯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堯曰
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者若是而已何爲復增之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
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堯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
以命禹者若是而已何爲復增之曰可愛非君可畏
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
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

朕言不再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舜大聖人也豈其躁而不吉哉韓子曰夫子與回言不違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禹祇台德先也豈其衆人而不回若哉大抵皆膠粘之飾辭耳故其文多支離而不貫補綴而可厭諛佞而不莊細冗而不切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允執厥中堯之言也見論語堯曰第二十夫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先儒以爲所以明乎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自今考之惟允執厥中一句信爲聖人之言其餘三言蓋出荀子

而鈔畧掇拾膠粘而假合之者也荀子解蔽篇曰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之危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荀卿稱道經曰初未嘗以爲舜之言作古文者見其首稱舜之治天下遂改二之字爲二惟字而直以爲大舜之言楊倞爲之分疏云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其言似矣至於惟精惟一則直鈔畧荀卿前後文字而攘以爲己有何哉所謂伯宗攘善其無後乎荀卿子上文有曰心者形之君也出令而無所

受令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其精之至也不貳又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又曰有人也不能此精於田精於市精於器之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下文有曰好義者衆矣而舜之獨傳者一也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又曰蚊蠱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此其精字一字之所自來也或曰荀子之言精一以精一爲一古文之言精一以精一爲二此正猶南北水火之不同也初何害兩字之偶同哉曰非然也自僞孔安國注古文云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

信執其中先儒因其注而廣推之遂以精爲擇善一爲固執而有知行兩者之分若原作者之意則正蹈襲荀卿之旨而何異之有哉正猶楊倞分䟽道經二字而爲有道之經之意也夫荀子一書引詩則曰詩云引書則曰書云或稱篇名者有之何獨於此二語而獨易其名曰道經哉若曰此二句獨美故以爲有道之經則出此二語之外皆爲無道之經也而可乎雖曰荀疵不如是之悖也或曰先儒釋精一正與大學之格致誠正中庸之擇善固執論語之博文約禮大易之學聚問辨無不脗合此其所以爲聖賢傳授

心法之妙也夫何疑之有哉曰聖人之言平正通達
明白簡易而其言之發也未嘗不當其可禪位之時
而授以大學之始教其得爲時乎善乎耕野王先生
之言曰堯命舜允執其中其說見於論語今推其意
若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者言己之禪位出於
天非有所私於汝也允執其中猶言汝好爲之凡不
中之事慎不可爲也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言若所爲
不中而致百姓困窮則汝亦休矣蓋古人授人以職
位必有警飭之辭如舜命九官皆勉以欽哉之類欲
其知所戒懼而不敢縱恣云耳大舜聖人也豈有蹈

不中以亡天下然古人兢業自持日慎一日訓飭之
語觀禹戒舜以無若丹朱好漫游作傲虐則堯之戒
舜豈其過哉中土呼事之當其可者謂之中其不可
者謂之不中於物之好惡人之賢不肖皆以中與不
中目之孟子所謂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卽是指
人之賢不肖言之也其所謂中不中猶南方人言可
與不可好與不好耳蓋其常言俗語雖小夫賤隸皆
能言之初無所謂深遠高妙也傳者不察其中爲一
方言遂以爲此聖賢傳授心法也矣夫所謂心法者
蓋言治心之法耳其意以爲人能操存制伏此心使

之無過不及然後能治天下故聖賢以此相授其說固若有理且足以醒人耳目然初學之士於道未知向方必有先知覺之士爲之開示蘊奧則可舜自側微以至徵庸觀其居家則能化頑嚚傲狠者使不爲奸命以職位則能使百揆時序而四門穆穆過者化存者神治天下如運諸掌斯時蓋未聞執中之旨也而所爲已如此豈其冥行罔覺邪抑天質粹美而暗合道妙邪迨卽位而後得聞心法之要則其年已六十矣然自受授之後未聞其行事有大異於前日者是堯之所傳不足爲舜損益也舜生三十徵庸卽命

禹治水則禹生後舜不過十餘年耳舜髦期而後授禹則且八九十矣使禹果可聞道及此而後語之不亦晚乎且舜之稱禹以克勤克儉不矜不伐而禹所陳克艱之謨所論養民之政皆判然於理欲之間而其言無纖毫過差者豈猶昧於人心道心而行事不免有過不及之失者必待帝舜告語而後悟邪方其未聞也其心不見有所損及其旣聞也其心不見有所益則謂此爲傳授心法者吾未敢以爲然也仲虺告湯以建中于民成王告蔡仲以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成湯聖主蔡仲賢臣猶或可以與此盤庚告

羣臣以各設中于乃心盤庚之臣皆傲上從康總于
貨寶者亦得與聞心法之訓何邪蓋嘗論之堯之告
舜僅曰允執厥中而舜亦以命禹則其辭一而已當
無所增益也禹謨出於孔壁後人附會竊取魯論堯
曰篇載記而增益之析四句爲三段而於允執其中
之上妄增人心道心等語傳者不悟其僞而以爲實
然於是有傳心法之論且以爲禹之資不及舜必全
以三言然後喻幾於可笑蓋皆爲古文所誤耳固無
足怪也不特此也孔子告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蓋
教學者不得不爾而亦以爲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

顏子之明健不得聞不知今之教者於初學之士動
作不循禮度者將禁制之使不爲乎抑姑聽之待其
至顏子地位而後約之以禮也是其爲說固有所不
通耳孟子叙堯舜至於孔子以爲見而知之韓昌黎
謂堯傳之舜舜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皆言其
聖聖相承其行事出於一律若其轉相付授然耳豈
真有所謂口傳面命邪道者衆人公共之物雖愚不
肖可以與知能行而謂聖人私以相授者妄也湯文
孔子相去數百歲果如何以傳授也耶若謂其可傳
則與釋氏之傳法傳衣鉢者無以異恐聖人之所謂

道者不如是也孔子告曾子以吾道一貫此亦尋常之語言而今人亦推崇以爲其師弟子密相授而以爲曾子得一貫之妙且以一與貫字相爲對待而訓釋之如此爲一如此爲貫皆不成文理何以知之以曾子告門人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知之也蓋夫子恐曾子以爲己之道施於己是一般施於人又是一般不知聖人之道退則修己出則治人成己爲忠成物爲恕人已雖有不同而道則安有二致故曰吾道一以貫之門人不喻其意而曾子曉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政卽其實以曉之知忠恕出於一致

則知夫子之道果是一以貫之矣此與子貢論多學而識而告以子一以貫之者語意不同此則言我之道是人己一貫彼則言余之於學非多學而識乃一以貫之猶所謂通於一而萬事畢云爾

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

周語內史過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緇衣說命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今上句用惟口字下句用興戎字合作一句爲若說命之言取諸此者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
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
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
汝諧

哀十七年楚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十八年
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于元
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蓋
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也及巴師至
將卜師王曰寧如志何卜焉此所謂朕志先定者也
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

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
大同此所謂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左傳曰
卜不襲吉周書曰一習吉又石彘曰歲習其祥祥習
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堯典曰禹拜稽首讓于
稷契暨臯陶帝曰俞往哉汝諧儀禮曰敢固以辭原
思辭祿子曰毋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
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
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

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四罪而天下咸服在舜攝政之時堯未殂落之先其曰竄云者與分北字同也其曰三危者與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丕叙之文同也因臯陶施象刑惟明而禹宅之於三危之地故呂刑曰無世在下吳起曰禹滅之也豈有薦禹於天之後而復有命禹徂征之事哉史記禹會諸侯於塗山詩濟濟多士又曰蠢爾蠻荆大誥曰今蠢昏迷侮慢反道敗德因臯陶苗頑之謂賢否倒置者頑之甚也民棄天咎者頑之驗也湯誓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大誥曰予惟以爾庶邦于伐

殷逋播臣左傳仗義執言呂刑鰥寡有辭于苗詩傳同歌同日欲其同心也盤庚曰顛越允征亦曰承王命徂征其或不恭昏迷于天象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爾眾士同力王室哀二十三年知瑤伐齊日以辭伐罪

三旬苗民逆命

伏生書廿有八篇渾渾爾灑灑爾噩噩爾典則典謨則謨誓則誓誥則誥如堯典一篇述堯命羲和放齊驩兜四岳及禪位之事暨舜受禪巡狩命九官十二牧之事綱領宏張循循有序固非史臣之有意於文

治之盛言之自不能不文也臯陶謨一篇君臣一堂之上更相戒飭陳謨之體又如此禹貢洪範顧命各是一體真如日月列星之施於天山川岳瀆之經於地非後世老於文墨者之所可企而及也至於殷盤周誥則又詰屈聱牙有難以句者矣若夫古文者除禹謨一篇之外餘自五子之歌而下如出一律間或有異者不過改易增換畧加潤色卽爲一篇耳非若今文之篇篇出於事實也廿有五篇之中獨禹謨一篇長且多於他篇若以振發其奇異而非寂寥短章之比也最所用心者在此篇最爲紕繆者亦在此篇

故雜三體而爲一原其初意專爲禹受禪而作特堯曰首章而發意嫌其太寂寥故首之以謨終之以誓自今觀之臯陶謨內已備載禹之謨矣而又有大禹謨篇豈得不爲長文哉耕野王先生曰禹謨一篇出殊與餘篇體製不類又說者云征苗之事亦不可信今按征苗一段雖爲篇長句多而設然亦宜見此人之薈萃諸書蹈襲而成文今畧舉一二戰國策曰禹袒入裸國史記吳起曰昔者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修政不德禹滅之遂以爲禹有征苗之事文王伐崇三旬弗降遂有三旬苗民逆命之事然禹決非輕於

何書考異 卷二 五本齊
奉辭伐罪也遂有益贊于禹之事文王有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遂有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之事僖十九年子魚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宋子魚勸襄公退師無闕而後動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詩曰致天之届易謙之彖傳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下文有地道人道鬼神共四句連類而發所謂矢口爲經決非因襲之語今易盈字爲滿字易虧字爲損字

所以新其字也易虧盈爲滿招損易益謙爲謙受益所以奇其句也藏形匿跡如此然後以時乃天道束之於下於彖傳繁簡順逆迥不同矣自以爲龍蛇虎豹變見出沒人孰得而搏捕之哉然總之不離一天道虧盈而益謙也以此欺孩提乳臭者可矣若以欺明鏡止水之賢人君子烏乎可且蹈襲而無當以上文觀之舜稱禹不自滿假不矜不伐矣禹何弗謙之有是於上文無當以下文觀之卽引舜之至德要道所以感通神明者謙又不足以言也是於下文無當此所謂百孔千瘡耳

帝初于厯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
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

此因堯典父頑之頑字與臯陶謨苗頑弗卽工之頑
字相同而遂蒐輯此二條以立言萬章曰舜往于田
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無于父母三字長息問
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旣得聞命矣號泣于旻
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則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
父母此三句恐爲逸書然亦未敢必蓋以二人口氣
無書日之文故也首以帝初于厯山者因史記耕于
厯山厯山之人皆讓畔者故也言初者以見其後之

化也所以承上起下之辭也此句乃晉人所增當刪
蓋旣云于厯山止以田而往也與下句往于田三字
重複有礙學者讀慣不覺細味之自見負罪引慝一
句亦晉人所增當刪蓋因孟子下文父母之不我愛
於我何哉之意而用此四字於二條之間亦所以承
上起下負罪二字用廉頗負荆謝罪之意引之一字
若引咎責躬之引慝之一字用詩之死矢靡慝之慝
惟涉於心之思慮擬議口之自責自艾然後祇載見
瞽瞍夔夔齊慄者是乃所以言賢人君子以下之事
非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者之所作爲也辭雖貫穿而

意實侮舜矣故曰當刪號泣于旻天之上加日字乃此人之故知如此聖化神矣恒情罔測禮家雖有三諫號泣之義然當耕而耕日日號泣亦非存心不他之義不若萬章長息無此字語尤圓而活也祇載三句見孟子且有書曰二字此可知其必爲逸書無疑當拈出而標注之然後見後學尊經之意不敢以魚目襲我明月夜光也瞽亦允若孟子書有瞽字爲是今此人節去瞽字者因堯典有瞽子之文故也當是時四岳既居顯位而復當堯天子之前故言瞽子無害今舜既爲天子矣禹益皆其臣子又非帝堯當陽

之時瞽瞍爲天子之父卽後世之所謂太上皇也公然以待有鰥在下者父之名稱稱之但知字之可據而不知時地之不同吾恐禹益之心不惟不敢亦惕然有所不忍乎記曰擬人必於其倫聖天子之父亦既允若矣底豫矣諄諄言之以儕諸蠢蠢分北之苗可謂其於倫乎哉以明月夜光而投之以彈野雀此逸書之不幸也急於蒐葺而不知其上下文不從字不順句句失其職臯陶謨之昌言殆不類此崇伯子之所以薦於天者決知其不然吾以爲晉人之誣伯益厚矣安得不昌言以排之哉或曰伯益特借瞽以

尚書考異 卷二 五
明至誠感應之機云耳吾子何求之深也曰事體不
例之甚感父頑者可以號泣祇載施之苗頑則不可
試卽其言而例之必曰禹往于苗日號泣于旻天于
有苗負罪引慝祇載見有苗夔夔齊慄苗亦允若然
後爲至誠也不敬何以別乎其辭氣之弊必至於此
且瞽之頑乃舜在下時之不幸此書之言必薦禹以
後時所言晉人欲取以神其說不知其不當言也此
班師一段皆暗用文王伐崇事而失之遠甚舜禹感
苗之誠久矣與文王時勢之難者亦復不例之甚若
前此而誠猶有所未至文教猶有所未誕敷必待益

之交修不逮而後求誠而後誕敷則衛武公以下之
事湯武亦不必然也然則何足以爲舜禹吾故曰非
益之言也誣之者厚也益必不忍借聖天子允若之
父以例苗頑也因父頑苗頑二頑字之相同而蒐輯
此二條以立言者果信也耶

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

誠字見召誥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感神用孝經通
於神明句矧茲有苗用孝經達於邦家意禹拜昌言
曰俞全用臯陶謨語上文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則
下文宜舉遠於苗者以爲况方與無遠二字相照應

顧乃引天子宫禁之內親父以爲況此文義之不相
照應者也親親而仁民順而易者苗民弗用靈逆而
難者也取順而易者以況逆而難者將以嘲禹之不
能格鯀耶此豈近於人情益果以禹之至誠不能感
神格苗何不昌言於未出師之前及勞師費食三旬
之久然後乃教禹以謙又教以至誠斯師也謂之何
哉殆左傳所謂遷延之師者與禹拜昌言曰兪者拜
慎厥身修至邇可遠在茲之昌言也移於此茲所謂
惑者也

班師振旅

左傳襄十年荀偃士句請班師傳又曰出曰治兵入
曰振旅荀子成相篇舜授禹以天下尙德推賢不失
序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禹勞心力堯有德干
戈不用三苗服舉舜畝畝任之天下身休息莊周曰
舜舞干羽於兩階而有苗服淮南子齊俗訓當舜之
時有苗不服於是舜修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時天
下大雨汜論訓舜干戚而服有苗許慎注舜之初有
苗叛舜執干戚而舞於兩階之間有苗服從之以德
化懷來也

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或曰子之攻詰古文不遺餘力矣其亦有所據乎自
魏晉以來明智之士不可枚舉悉皆遵信古文而伏
生書反附麗以行至子之身而深距之若無所據則
不免於侮聖言者矣子獨且奈何哉應之曰若無所
據而妄爲之說小子何敢吾所據者匪從天降匪從
地出卽以伏生之本經而發僞書之墨守也不然則
晉人之僞書反爲膏肓沈痼之疾而伏生所傳者聖
人之本經反爲千載之廢疾矣子之汲汲於攻之者
將以針膏肓而起廢疾耳子豈好辯哉子不得已也
傳曰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南面而立舜北面而

朝天下不可一朝居也夫堯舜賞功之實果何在哉
匪堯舉舜舜舉十六相也耶堯舜罰罪之實果何在
哉匪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也耶故曰四罪而
天下咸服晉人竊取淮南子之寓言亂我聖經之正
理淮南子曰孫叔敖甘寢而郢人投兵舜舞干羽於
兩階而有苗來格晉人愚而受欺以爲文德格遠真
聖人過化存神之事於是攘臂收蒐駕空紐捏創爲
征苗之誓以演長一篇之文而有誕敷文德舞干羽
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之言後之儒者不復致思不加
參考遂至曲爲彌縫兩可依違寧使正經之蔽虧諱

言邪說之亂真嗚呼惜哉真所謂以華丹亂窈窕以強辭奪正理者矣未嘗參互考訂安能深知其爲膏肓沈痼之邪說所以惑世而誣聖者耶考之堯典曰竄三苗于三危蔡沈曰蓋其負固不服乍臣乍叛舜攝位時而竄逐之考之皐陶謨禹曰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初未嘗有命禹徂征之事帝又曰皐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則帝以付皐陶之象刑若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者是也又安得有禹徂征之事蔡沈曰禹攝位之後帝命徂征而猶逆命其違叛聖經黨邪說而助之攻正一也考

之禹貢曰三危既宅三苗丕叙與堯典竄三苗于三危之文特相照應與帝命皐陶爲士五流有宅之刑特爲互見可見伏生聖經未嘗失其本經非獨口以傳授而爲壁出之善本也明矣今蔡沈言禹治水之時三危既宅而舊都猶頑不卽工爲乍臣乍叛之實若果然者則舜之竄爲徒竄而史臣下文四罪咸服之言當削矣此其違叛聖經黨邪說而助之攻正二也既宅丕叙之後而舊都猶頑不卽工尙安得謂之既宅謂之丕叙哉且其負固全力之時不假用兵而可以宅之于三危之遠顧於舊都遺落之種乃敢阻

兵安忍而逆命抗衡於誓師之久又不通之說矣此其違叛聖經黨邪說而助之攻正三也又考之呂刑曰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椽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與胥漸泯泯芴芴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蔡沈曰呂刑之遏絕通其本末而言所謂本者非言舜之竄逐時乎所謂末者非言舜之分北時乎夫當本之時旣言有舊都之頑在安得謂之遏絕哉末之

時旣曰來格矣又從而遏絕之不幾遏絕已降者乎此其違叛聖經黨邪說而助之攻正四也呂刑又曰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又曰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曰有辭于苗曰無辭于罰曰乃絕厥世皆與堯典臯陶謨禹貢合而獨無一字及於徂征來格之意與禹謨合者蔡沈猶不能辨其有胸無心亦已甚矣此其違叛聖經黨邪說而助之攻正五也至於堯典之末而特書分北三苗一言

者是卽禹貢三危旣宅三苗丕叙之意匪有他也蓋
竄遷之時有頑不卽工者臯陶以象刑謫遣之禹於
雍州卽隨至而宅叙之此其首尾照應較然可尋文
理血脈貫通無間安可以徂征來格之文反易明徵
之實迹哉且人旣來格不可追其旣往革心向化之
人聖人必不分北之聖人旣分北之則決非來格之
人來格之與分北不啻冰炭之相反也學者將以分
北爲是乎將以來格爲是乎如以來格爲是則大禹
謨爲真堯典爲僞矣如以分北爲是則堯典爲真大
禹謨爲僞矣堯典旣爲僞則臯陶謨禹貢呂刑皆不

足信也皆可刪也大禹謨爲僞則臯陶謨禹貢呂刑
皆昭如日月也皆不可以附麗儕列於五十九篇之
內也二者必居一於是安得俛俛茫茫爲無星之秤
無寸之尺而兩可依違於其間使千載而下舜禹二
大聖獨蒙分北已降之過者哉夫使我二帝三王之
正經萬古如長夜混元珠於泥沙豈非吾儒之罪也
哉聖經如日焉忍混之吾嘗原晉人之心矣以爲非
勦取文王伐崇修教因壘之降不足以形容舜禹過
化存神之妙殊不知天地之大德曰生非不欲爲無
秋之春也然四時以序而行不能卽夏而爲春故君

子靜觀天地震曜殺戮之心是卽天地生育養長之心不必別求天地之心也聖人法天者也賞以類天地之生育養長刑以類天地之震曜殺戮故君子靜觀聖人流放竄殛之心是卽聖人過化存神之心不必別求聖人之心也如必以流放竄殛之刑爲不足以盡聖人過化存神之妙而必求于羽以爲奇則吾將求其備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故九經之序由家以及朝廷由朝廷以及其國由國以及於天下三苗天下之荒服也共工驩兜鯀朝廷之臣也今旣能誕敷而使一凶之來格矣又

何不誕敷而使共兜鯀三凶之勃化尙何以流放殛爲哉又何輿薪一羽不明不舉不能忽然而使商均之洗心尙何有不肖爲哉是則猛虎虺蛇之不能擾馴不害其爲天地工兜苗鯀之不能格化不害其爲聖人而立異以紊聖經卽爲邪說也昭昭矣斯義也晉人固不足以知之蔡沈知其說之不通曲爲文飾又不自知其立說之乖刺也其注臯陶謨曰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征之征之不服以益之諫而又增修德教及其來格然後分北之然則始之班師將以誘苗之降及其旣格卽從而分北之是欺其

不見而罔之也焉有仁人在位罔苗之事而可爲哉
猶自誇以爲知聖人兵刑之叙與帝舜治苗之本末
豈非誣而可憐哉於彼則曰以益之諫又增修德教
於此則曰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敷則彼所謂
增修者果何物也耶注之上文旣曰苗之來格非以
舞干羽而至于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適當其
時則益之戒爲空言無補而史臣之書亦隨事劄記
之常耳下文復曰作史者因卽其實以形容有虞之
德千載之下猶可以是而想其一時氣象夫奉辭不
足以威敵則其用兵也誠爲兒戲舞羽無關於向化

則其舞也不過目觀如此氣象尙何可想之有此其
言皆自相牴牾者也且有苗之格旣逆於三旬之徂
征又不爲干羽之速化則其格也豈別有神兵以驅
之耶凡皆彌縫諂佞晉人之說而逞其兒童之見無
足取者豈非無得於其心故不得於言也耶分北三
苗者蓋以此一事特重大而難者也當其竄逐之時
猶頑而未卽工必兼臯陶之明刑禹之旣宅二人之
手而後竄逐之事方終故以分北事分總之於後以
見其重大而難耳非謂竄逐者已至三危而頑猶在
舊都也故吳起亦言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政不

修禹滅之亦與伏生書合所謂滅之者正禹貢宅之於三危呂刑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之謂也曷嘗有班師來格之事哉曰竄曰分北曰遷曰象刑惟明日既宅丕叙曰遏絕無世皆伏生書之本經也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則大禹謨之古文也淮南之寓言也學者將從伏生書之本經乎將從晉人之僞書乎蔡沈中立其間以既格而分北之夫格者傾心效順之謂也彼既傾心效順此已受其降反因其格而擠陷之擇其善者則分背之此蓋楚莊王荀吳孫武吳起之所不爲也而謂大聖人爲之乎且曰既宅曰

丕叙則決無逆命者矣若猶有叛逆則決不可謂之既宅謂之丕叙矣何蔡沈之不通文理一至此哉蓋其胸中憤憤愛惜魚目而按劍明月之珠久矣其不得罪於聖人者幾希

五子之歌

今按尙書序與五子之歌本序不同尙書序與離騷左傳皆合本序皆竊取左傳之文離騷曰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五子用失乎家術初未言太康畋于洛汭十旬弗反也以理推之魏絳引羿以戒晉悼好田而不引太康周史辛甲官箴王闕宜取太康

十旬之畋以爲箴可也而其言亦止言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則太康非淫於田可知矣况康既失邦黎民咸貳猶不顧而畋于洛汭十旬弗反言亦不情之甚此蓋晉人蒐羅逸書以補此篇見襄四年魏絳曰夏訓有之有窮后羿遂竊后羿之田以爲太康之田其曰有窮后羿一句全用左傳文也因民一句左傳因夏民以代夏政也弗忍二字用左傳其子不忍食諸二字反用之也畋于二字用左傳虞羿於田之意也十旬弗反用左傳淫于原獸之意也於此益見小序猶可信而古文全是無當也不曰田而曰畋又用離

騷羿淫游以佚畋改淫游作盤游改佚作逸曰有洛之表者疏小序洛汭二字係于洛之汭卽須于洛汭也不曰昆弟而曰厥弟以所繼立者仲則其餘四人又仲康之弟皆不當稱昆故也不知昆之微子亦有不當立者又小序但言失邦不言羿距又左傳因夏民以代夏政言仲康帝相之後非太康時也啟后疑存故曰御其母但賊方興衆以距其兄而五人猶得御母以從斯爲不可曉也已其曰母出又用楚辭失家衡之義歟

因民弗忍

尚書考異 卷二
昭二十六年王子朝使告於諸侯曰王心戾虐萬民弗忍

厥弟五人御其母

史帝啟崩子太康立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周語單襄公曰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罔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今改上字爲下字秦族訓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

子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

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慎乎若朽索之馭六

馬

中庸夫婦之愚晉語知伯國曰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云云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成十六年單子曰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論語曰以臨其民淮南子君子之居民上若以朽索馭奔馬召誥曷其奈何弗敬文十八年

史克曰傲狠明德以亂天常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
峻字彫牆

越語范蠡曰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
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戰國策儀狄作
酒禹飲而甘之宣元年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
綱乃底滅亡

左傳哀公六年楚昭王有疾不祭河孔子曰楚昭王
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

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此語
今以爲五子之歌第三章但歌中無帥彼天常一句
下亦微異其行歌作厥道乃滅而亡歌作乃底滅亡
杜預注逸書滅亡謂夏桀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
地而亡由於不知大道故孔穎達疏曰賈服孫杜皆
不見古文以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惟王肅云太康
時也按王肅注尙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
之而不言也夫作古文者以仲康復立故以五子能
明祖訓然當作歌之時昇雖距太康于河猶未至於
滅亡也故改作乃底滅亡言其勢至于滅亡也由乃

滅而亡則杜注以爲夏桀之時者爲當由乃底滅亡則未知或爲太康之時或爲夏桀之時也孔疏此章於尙書絕無辨證之語於左傳則曰此多帥彼天常一句又字少異者文經篆隸師讀不同故兩存之又曰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蓋疑古文爲王肅所擬也今按少帥彼天常一句改其行爲厥道者則故爲繆亂以惑學者改乃滅而亡爲乃底滅亡則欲遷就其說以當太康之世然不知此章之體句句用韻今厥道一句獨不用韻則其不知而妄改卒亦莫能掩矣以爲王肅所擬者甚是又恐作古文者見王肅之

言而附會成書亦未可知也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詩明明天子又曰萬邦之方周官六典八則詩貽厥孫謀周語單穆公曰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韋昭注逸書單穆公下文又曰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汚也其竭也無日矣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詩奚其適歸我心傷悲史撫我后也虐我讎也家語
夏商之民親湯武而讎桀紂孟子象曰鬱陶思君爾
忸怩詩曰顏之厚矣又晉語平公射鸚忸怩顏詩克
慎其德哀十六年單平公曰悔其可追

允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允侯命掌六師羲和
廢厥職酒荒于厥邑允侯承王命徂征

史記帝仲康時羲和酒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
征詩肇域彼四海天子六師命掌六師者命之爲司
馬也堯典咨汝羲暨和蓋掌歷象授時之官也允侯
如呂刑三后由諸侯而入爲公卿也酒荒于厥邑者

沈湎于酒也大禹謨汝徂征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

大禹謨濟濟有衆甘誓嗟六事之人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襄二十一年祁奚曰詩云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
聖有謨勳明徵定保杜注逸書言聖哲有謀功者當
明定安之也又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
焉杜注謀而鮮過有謨勳者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
也孔穎達正義云此引書曰夏書允征之文也彼作
聖有謨訓此云惠訓不倦以爲晉人改書之勳爲訓

不可得而知也。以爲祁大夫改晉人之訓爲勳，亦不可得而知也。但謀而鮮過，承謨勳而言，惠訓不倦，承惠我無疆而言，則我的然知杜注之是矣。然則晉人之改勳爲訓者，實因惠訓之訓字而改也。古人之引詩書，必不奪書以與詩也。且書曰：「之上未有夏字。」訓字不換，不可以入允征。蔡氏不知考證區區之小忠大忠之賊也。

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董子曰：天心仁愛人君，先出怪異以戒之。常憲卽成。

憲五子之歌，又言明明我祖，詩明明天子。

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襄十四年，師曠引夏書曰：「適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周禮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

詩顛覆厥德沈湎于酒畔官違其職也離次失其位也洪範五紀歲月星歷數也以其在天故曰天紀違棄其所主之事卽畔官離次也左傳昭十七年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詩善人載尸書若罔聞知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荀子君道篇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今作政典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尙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大誥惟予以爾庶邦甘誓恭行天罰周官又言弼予一人虺誥欽崇天道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

晉書袁宏三國名臣贊云滄海橫流玉石同碎又劉琨傳火炎崑岡可見是晉人語又漢董卓傳論曰崑岡之火自茲而焚孟子惟天吏則可以伐之盤庚惟汝逸德立政庶習逸德之人左傳子產曰火烈人望

而畏之渠魁見漢書殲見左傳脇從非首惡者也孟子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大學引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舊染卽舊邦之染也

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今按左傳昭二十三年吳公子光曰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而不云夏書有之曰但改其字作厥字改雖小必三字爲允字泰誓又言明誓衆士召誥其眷命用懋大禹謨又曰戒哉

尙書考異卷第二

